魏書

七

皇后列傳第一　魏書十三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為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

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
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
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
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
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
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
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内事
内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
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

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宮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驚走來赴因執而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和帝立乃葬焉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毋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万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甯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

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
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呪
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
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
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
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
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
也十八年崩葬雲中 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元眞之女也初帝納元眞妹

爲妃未幾而崩元眞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元眞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知沈厚善決斷專理內事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選入東宮生太祖符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

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
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
國家胤胄豈止尒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
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後劉
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泥妻知之密
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
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廄中羣馬顯使起視馬后
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
殺之故顯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羣情未

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泥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泥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
庭得幸左丞相衞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羣
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
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
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后專理內事寵待有
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
産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
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謚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宮

人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也興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

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大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為世祖

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
所生及即位尊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封其
弟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
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
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
走之眞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
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
意也初后甞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
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爲賤鬼然於先

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
以終託故葬焉别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
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
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
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
神䴥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
謚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眞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

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
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寵李弈顯祖因事
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
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
聰達自入宫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
高祖詔曰朕以虚寡幼纂寳歷仰恃慈明緝寧
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
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於
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

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刋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冨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刋石立碑太后又制内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

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
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
嘗以體不安服菴藺子宰人昬而進粥有蝘蜓
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
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
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
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
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杷道德王
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

叡出入卧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
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沖雖以器能
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
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
捶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
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
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
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爲其方舞高祖
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

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
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
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
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
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
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十四年崩於
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
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毀慕過禮謚曰文明太
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

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
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
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揜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
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壙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
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
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盟器至於素
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
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
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奉遵仰

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絶酒肉不内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后云為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

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胷慟泣遂薨後諡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顯祖即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諡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尚書平涼公金閭兄勝

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
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
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
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
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
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熈之女也太和十七年
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
無主請正内位高祖從之立后爲皇后高祖每

遵典禮后及夫嬪以下接淑皆以次進車駕南
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
后父熙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
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
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
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
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內主譖構百端尋廢
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瑶
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始以疾歸頗有

失德之聞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

王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毋常
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
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
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毋常或
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荅高祖自豫州北
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
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勿使漏洩亦令雙
蒙充行皆其信不然惟小黃門蘇興壽密陳委
曲高祖問其本末勑以勿洩至洛執問菩薩雙

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以疾臥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閹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啓高祖勑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衞直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

是汝嫂令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東房及入宮後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勅后母常入

與后杖常撻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若不早為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后

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
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
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
內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
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
歸達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豔任充宮掖及至
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
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

窻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

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爲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諡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

廢呂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
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
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
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西北
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虵長
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虵
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
親政事烈時為領軍揔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

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為貴人
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后謁于太廟后靜
默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歿其後暴
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
葬永泰陵諡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納
為貴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為皇
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及肅宗即
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為尼居瑤光寺非大節

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惟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
母皇甫氏產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
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
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
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
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
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
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
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

不育冢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
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
是男次第當長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
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
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
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
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
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
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冲幼未堪親祭

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
故式門下召禮官博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
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
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攝行初
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
得佛經大義親覽万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
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
大悦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勑造申訟車
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宫西北入自千

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
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羣臣于都亭曲水令
王公已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
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
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
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
万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
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
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

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尋幸闕口温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勑示文武

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乂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讌文武侍臣飲至日夕乂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荅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令

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欲殺乂不果自劉騰死乂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乂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踈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揔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

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
太后自以行不脩懼宗室所嫌於是內爲朋黨
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
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
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
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
並帝所親也毋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
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
赦改年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論咸言鄭儼徐

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為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博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但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瑶光寺

孝靜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書

令司州牧西河王悰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業靈后婬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兹乎鈎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皇后列傳第一　　魏書十三

魏收書皇后傳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及脩文殿御覽附益之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爲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

爲視療不盡術伏法

子悉龍襲爵爲襄城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

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

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眞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

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眞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

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

官創制以軌爲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
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
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
改封長樂王高宗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
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
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

都侯世祖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
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
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太祖之驚於栢肆也并
州守將封禮眞為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
悦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
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
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
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

後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
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
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
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
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
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
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
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為

亂朝臣側目郁復謀殺渾爲渾所誅顯祖錄郁
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
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
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
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
策勳高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
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爲朋黨朝臣咸憚
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凶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爲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及晉懷帝爲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

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

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
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
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
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
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
比至之閒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
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
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

安可越次而覬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子眞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和平初坐

事伏法顯祖即位追邪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
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曾祖樂眞勳
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世宗又以
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
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
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瓌位柔玄鎭司馬

瓌子鷙字孔雀容皃魁壯膂帶十圍爲羽林隊
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
軍纖部都督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
士鷙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
元顥之逼也鷙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鷙
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
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
尒朱榮赴援除鷙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
殺尒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鷙

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之謀考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闥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即答曰斬反人元僖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
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
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
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
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

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隅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諡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

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長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介朱兆之入

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
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
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
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
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
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
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
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乆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
由汝麤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涕泣不自勝子

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
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
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
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
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
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
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
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

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勑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尓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

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旣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 傅嘏傳皆云旣爲中丞百寮震悚以

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
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
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
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
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
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
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
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
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

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
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
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
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
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萇弟珍字金省襲爵丈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
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
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

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皃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
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
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尒朱榮見其法
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榮
請天穆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
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
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爲榮腹心除并
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

後爲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
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
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
穆增封通前三万戸尋監國史録尚書事開府
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
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
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
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
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

爲守令以撫鎭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耻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万刼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踏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吳天穆與齊獻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

穆邑万戶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
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尒朱榮以天
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
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万戶天穆
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時燻
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
寶充積而寛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
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
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

尒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

子儼襲美才皃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鋭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

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
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
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
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寛雅有將略常
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
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子烏眞膂力絶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
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
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丕貴重
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
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
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

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勑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譏毀者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録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

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皃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祗聳唯苟頹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讌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苻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

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

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
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
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
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爵封平陽
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
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
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摠阿衡羽朕之懿弟溫
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
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

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兹適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楊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

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

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丕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勑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丕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沖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

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不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御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

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
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
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荅之
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丕還太傅録尚書事頻
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
守詔曰中原始構湏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
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違
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
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

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
常服列在坐隅晩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
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强責及罷降非太
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
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
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
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
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
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

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又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校情遂與子超娶沖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髙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
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
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
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
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
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
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
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
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

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
勑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
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
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
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
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雋邕並有軍功雋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

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世善騎射擢爲內三

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

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

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

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

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

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

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鎭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

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

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
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
論道劒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
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
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
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
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
鏤自彫巒曰露路枝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
在本枝也眞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

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由此忤旨左
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徵
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
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
宗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
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剩請供會赦免肅宗初
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
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
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

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
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
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
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
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
引賊鏁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
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
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

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慶眞與高涼王
那等討戚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踈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
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
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
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獄訟太宗
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
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

等叛置主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
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送
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
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
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
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
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
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

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勳
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魏書十四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
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
史亡者皆放此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十五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閼

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

轘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子六狀貞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
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
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克捷建國十年卒太
祖即位追贈秦王諡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
能舞劒騎射絶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

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

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
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
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傳首行宮太祖大
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梱
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
攝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
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驎妻周
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
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

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别從西北破其别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

入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
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
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
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
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
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
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
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
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

而怨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
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
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
死葬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
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
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
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
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

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録儀功封南陽王以紹
儀後
良弟幹機晤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
拜内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
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鵰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
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
下雙鵰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
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鵰都將從世祖南巡進爵

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衞監
從征蠕蠕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
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賜爵
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時鈔掠
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
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
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
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

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儛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尔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

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甞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怒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

司論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

子褎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絶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衛將走歸爲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万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柩斬其尸收議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

劉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
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
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
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
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
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
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
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内侍頻歷
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
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
鹿之陽立平源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
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内都
大官高宗即位務崇寛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
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
徒陸麗議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

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
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
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
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
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
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
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
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

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嘗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

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
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佷戾理務峭急所
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
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
書左僕射納貨元乂所以贈賄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
及前廢帝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
除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
齊獻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

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涼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賛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

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覆亮發日受暉
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
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
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墻出
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
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
所譖世宗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
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
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

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司直付壽與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與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

朝三公郎中崔鴻上䟽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
刺史謚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悝穎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子嶷字子仲出帝初授兖州刺史于時城人王
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闕
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
尉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

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
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
尚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爲給事黃
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
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
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
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世宗曰先皇遷
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

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
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
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
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
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
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
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
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
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

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
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兾州刺史下州之日連
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
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
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万匹
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
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寔委
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
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急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
御史馳糾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
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
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
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𧼈陟
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
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
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
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

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須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

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占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勑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輙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

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録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録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

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皃魁傑武力
絶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
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
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
高舉又甞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
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
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
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
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

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內很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衞公除此誰在吾前衞王儀美鬚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鴈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

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鴈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内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之拜并州

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
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子建襲爵為侍中征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
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
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
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為郡時易干子万言得

寵於太祖易千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顗坐顗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耻其侮慢謂易千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乃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崙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

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
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
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踈佷登國初
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
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
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
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宮自白

登南入繁時故城阻㶟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
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黄老數召
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順獨坐
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眞之子也先没於慕容
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
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
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
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
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潡海
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
士心卒謚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
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
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

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
大夫
懿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
陵
長子粟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 闕 表聞
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
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
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

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後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

命庫汗射之應絃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

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即位復

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

决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

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

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子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叛奔窟咄安同間行遂

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小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

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別帝歸於中山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十五

魏收書昭成子孫列傳亡

